

想起山口洋

■ 广州·夏明(印尼归侨)

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山口洋市有三座山,怀抱着她留住加里马大海风吹来温润的风。

东边的是龟头山,当地客家人叫它手指公山,它像一个竖起的大拇指矗立蓝天白云之间,用当今网络流行的说法,竖起的大拇指就是点赞!点赞这个艳阳下的小城是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宜居的世外桃源。山口洋背山望海,山明水秀、沙滩环抱,海浪滔天,热带雨林郁郁葱葱,金色沙滩晶莹剔透。在龟头山的丛林中有一个叫堡登的地方,雪白的瀑布流淌之处,建了一个游泳池和一座旅馆,那是荷兰殖民时代荷兰人修建供官员休闲的私密空间。印尼独立后,堡登开放成为大众旅游胜地。从堡登下来不远,林木苍翠的溪流中还有两个溪流流经的地方,一个叫巴辖,一个叫巴仁丹,鹅卵石被山溪水冲刷得圆润晶亮,游玩的人们躺在鹅卵石上让溪水冲打,是热带人们最喜欢的清凉浴。

龟头山一带有大面积的榴莲山,橡胶林,还有数不尽的热带水果——山竹、杜鹃、莲雾、番石榴、菠萝蜜、红毛丹、香蕉、火红的草禾子、深紫的山捻……从乔木到灌木,各种水果应有尽有,炽热的阳光,充沛的雨水,充满负离子的空气,种子落地它就会发芽生长。

西边的山叫尖山,它顶天立地,气概万千,大有刺破青天鏖未残的豪迈!它象征着山口洋这个小城经历沧桑,英勇不屈,从而迈步向前的英雄气概。尖山脚下有个西华运动场,运动场球类和田径比赛的设施齐全,还有观礼台和运动员休息室,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举办历届西加里曼丹华侨运动会的地方,我曾在读小学的时候,参加过一届运动会开幕的千人操表演,穿着“红派”的黄色校服、戴着“解放帽”,非常神气和自豪,至今记忆犹新。尖山附近还有芭西山。

尖山、芭西山一带有大面积的咖啡山、胡椒林,再往北就临海了,临海一带的公路边有着望不到边际的椰林、棕榈园、柑橘园、稻田……临海的沙滩,沙子是金黄的结晶颗粒,任凭海浪拍打都不会有泥浆泛起,沙滩转角处,矗立许多形状怪异的岩石,有的巨大平滑,如一张桌面,有的玲珑剔透,形成许多洞穴,有的洞穴被认为是三保洞,祭祀着三保大人郑和的神位,常年香火缭绕。高大的海罗松从岩石缝里顽强的钻了出来,变成参天大树,又覆盖在大石桌子上,林荫下成为游人野炊的好地方。

想起山口洋,首先就是想起她的龟头山和尖山、芭西山。我在南华中学习初中的时候,二哥曾经开车带我和几个同学到龟头山下的堡登游玩,在登山的半路上的小店买了几瓶德国进口的黑啤酒,放到游泳池的水底下,玩够了,取出黑啤酒,它们犹如在冰箱里冰镇过那样,冰凉冰凉的,喝下去透心的爽!

假期学园,老师们带着刚刚进入初中的同学们,徒手去爬尖山,给讲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

千里长征的故事,要我们体验红军长征的艰辛。

想起山口洋,就会想起山口洋中华公会领导人陈醒民、林德山,想起南华中学校长谢鹤庭和我的班主任老师黄思伊,就会想起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的激流读书会领头人张石松,就会想起山口洋中华音乐会的指挥李贵郎,就会想起青年篮球队的神投手刘顺康、铁杆后卫肖锦庭,还有中华妇女公会的领导人肖乙梅、邓妙珍,想起经常在节日舞台上搞笑的、有山口洋卓别麟之称的谢高贤以及在荷花舞舞台上扮演白荷的、从雅加达前来山口洋支教的、漂亮的客家山兰溪老师……啊!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山口洋!有着“小延安”之称的山口洋!那时,华侨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就是那些让人经常想起的杰出领军人物,带领山口洋人高举红旗和五星红旗高歌猛进,过着多么骄傲自豪的日子。

想起山口洋,就会想起她那百年不衰的正月十五“扎娥眉”,每年的元宵节,山口洋人与友族的朋友们一起舞龙舞狮舞麒麟,神轿、刀轿大巡游,大街小巷围观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家家摆出三牲、甘蔗、糕点来祭祀,拜月华……锣鼓声、鞭炮声响彻小城,多么热闹!引来外地、外岛、外国的善男信女前来围观,尽兴。山口洋是一个开放、包容、和谐的社区,佛教、基督教、回教等的大伯公庙、基督教堂、回教堂以及许许多多的斋堂、寺庙,各种教派和平共处,互相借鉴互相帮助,虔诚的宗教信仰令社会慈善事业非常普遍。

想起山口洋,就会想起大旺路上中华公学第二校(也是中华妇女会会所)前矗立的“被难同胞纪念碑”。纪念碑由山口洋中华公会与西婆罗洲抗日同盟会倡议修建,在揭幕典礼上,中华公会及抗日同盟会领导人愤怒控诉日本鬼子伤天害理的罪行,日本法西斯把许多山口洋侨界精英和企业家抓去东万律和坤甸榴莲港飞机场活埋!领导人号召同胞们团结起来,清算日寇的罪行,重新建设美好家园。

想起山口洋,就会想起山口洋的《青年月刊》,想起黄南盛。黄南盛出生在长兴堂中医世家,从厦门大学华侨函授部中医针灸科毕业后,更加努力地为侨胞看病治疗。他又是文学爱好者,以文彪的笔名在坤甸《黎明报》副刊和山口洋中华公会办的《青年月刊》发表许多小说、散文、诗歌,是“山口洋习作小组”的创始人。可惜,他英年早逝。他的儿子后来成为山口洋市会议员。

想起山口洋,就会想起管天来(笔名伊凡、钟展天)。管天来的事迹在雅加达迷你公园的客家博物馆内有炫目的展示。他家境贫寒,但是勤奋好学,天资聪明,也是山口洋青年习作小组创始人之一。

在雅加达新华中学执教期间,发表了小说《飘洋过海》,继而创作长诗《华侨大合唱》,并亲自谱曲、指挥新华中学师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5周年的文艺演出大会上演出,获得圆满成功并获得高度好评。他被中

国国务院侨办选派回国学习。由于九州事变,学习没有结束就返回雅加达。因为护送母亲回梅县老家,途中遭遇车祸,母亲伤重不治,他自己也因而受伤,于1997年在上海逝世,年仅61岁!印尼排华势力上台,扼杀了他的才华,令人扼腕!

想起山口洋,就会想起“海皇轮”、“大宝康”、“美上美”等中国政府租用的巨轮,接送十几万因“总统十号法令”而陷入生活困境的侨胞和邦曼埠莫火火灾失去家园的侨胞回国。就会想起在苏哈托反华排华势力在西方反华势力收买、唆使下掀起的排华恶浪中,为反对军政当局羁押华侨领袖、教师,山口洋的雄鹰、诗人林硕福(林木森、林乐天)站在军车上高呼口号,中华公会主席林德山带领被羁押者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让天下人知道反华当局的罪行。就会想起在乡下教书的南华中第11届毕业生黄永生老师,因为组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被逮捕入狱,黄永生顽强越狱,被抓回去活活打死!就会想起林平等勇士,他们和马来西亚共产党员联合起来,在西加里曼丹的丛林中建立反抗排华势力的游击队,历尽千辛万苦,许多热血青年牺牲了,最终被迫解散,林平等人流落他国。

想起山口洋,就会想起林硕福,被关押在坤甸的拘留所多年,他学习《红岩》里的华子良,坚持锻炼身体,羁押所解体后,他回到山口洋,在街边卖水果为生。印尼排华势力下台,民主改革启动后,华文教育的春天回来了,他立即与黄锦彝、刘一飞老师等,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成为山口洋教师联谊会顾问,安排年轻教师回到中国大陆深造,到西加各地调研、督促开办中文补习班,竭尽全力奔走,不幸于2005年刚届古稀之年驾鹤归天!

想起山口洋,就会想起山口洋南华中中学早年培养出的学子,回到中国大陆深造以后,足迹遍布中国和世界各地,他们大部分在基层,在农场、工厂,地方侨办、侨联,有的当干部,有的当教师,有的当医生,有的当工程师,有的成为劳动模范。从印尼山口洋地区华校校友通讯录中可以看到,他们中有的成为国家重要科研单位、外交部“优”秀人才,如国务院侨办国内司、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自动化研究所、北京核仪器厂、致公党中央办公厅、电子工业部、国家建材局地质勘测中心、中国新闻社、北京石化工程建设公司、国家资源部遥感中心、北京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北京市中国旅行社、北京旅游学院、铁道部电子计算中心……还有在天津市、在全国各地,在港澳、在美洲、欧洲、大洋洲,都有南华中学生的踪迹,有的被派往我国驻外使领馆当秘书等等。

想起山口洋,就会想起印尼人民都很熟悉的,卓越的企业家彭云鹏。彭云鹏是1960年南华中第21届毕业生。他出身贫寒,白手起家,他在商界纵横驰骋半个世纪,他的巴里多太平洋集团累计为印尼创造了600亿美元

的外汇(2005年的数字),还为数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环球时报》这样评价他:彭云鹏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投资兴建五百里海底天然气管输往新加坡,以高科技热气发电供应国电公司。并引用他的话说:“我深深的爱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印尼),我愿为印尼的繁荣和社会福利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我也深爱祖国籍中国,对中国的进步和崛起感到由衷地高兴和自豪。所以,希望中国和印尼携手前进,共创辉煌。”(摘自《南华中六十周年纪念特刊》)

想起彭云鹏,不是因为他富有,而是他富而不骄,平易近人的人品被广大乡亲所赞赏。2003年他在雅加达的豪宅宴请从大陆到印尼探亲的南华中校友旅行团,2004年他到广州大厦参加印尼山口洋地区校友会成了20周年大会,与老师和校友们欢聚一堂,谈笑风生,我都参与其中,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想起山口洋,就会想起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群众社团如赤道基金会、山口洋地区乡亲会、旅椰南中校友会……以及如倪秀龙等许多爱印尼爱中国的华人精英,都在努力办好团结广大华人同胞为印尼的繁荣富强、为增进中印两大民族的友好合作而奋斗的伟大事业。

想起山口洋,我就特别会想起原山口洋习作小组的一位成员黄贵兴,他老实巴交,说话不多,写作也不多。但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家培养出优秀的儿子,就是西加副省长黄汉山硕士,他为建设西加、为增进西加人民的福祉、为增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杰出贡献。同时,我也很欣慰的想起,山口洋还出了前任市长黄少凡,现任市长蔡翠媚,尤其是蔡翠媚,在新冠疫情期期间,亲自到巴利里去给市民派发口罩,在山口洋发大水的时候,她涉水逐户到居民家去慰问,有人把视频发到网上,让我看了非常感动,有这样一个亲民的好市长,真是山口洋人的福分。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好市长,带领山口洋人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啊!山口洋,想起你,我就心潮澎湃。过去,人们都奔着向首都去,如今,在这世界百年大变的浪涛中,印尼的首都却正山口洋走来。印尼新首都来到世界第三大岛的加里曼丹,与新首都毗邻的山口洋必将迎来大开发、大繁荣的高光时刻,人才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都将被唤醒。

印尼是东南亚的最大经济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闪亮明珠,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人口众多,民风朴实勤劳,气候宜人,资源丰富,近十年来,英明的佐科总统已经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正在向世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强国迈进!再加上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走过十个年头,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不断加强战略对接,两国紧密合作、携手并进、互助共赢,前途辉煌、机会无限!

山口洋,腾飞吧!加油!

热

(唱和诗)

阳光凌烈酷暑天,四野生灵苦熬煎。龟裂良田飘落叶,望穿甘露洞门前。
棉兰:陈德贤题诗

酷热椰风三伏天,高温大汗夜难煎。空调扇尽无凉意,蕉雨何时到屋前。
棉兰:廖世敬唱和

火伞高张滚烫天,炎炎夏日难熬煎。人潮首选海滩浴,一股热浪击眼前。
棉兰:凌云雁唱和

烈日当空炎暑天,空调设尽苦功煎。椰风拂拂无凉意,夜雨轻松救眼前。
棉兰:田心唱和

超热气天闷死人,早晨适合外出奔。窝藏中午空间内,变缓冰山融水成。
棉兰:孙国静唱和

科学昌明大变天,冰川融化失从前。东加煤矿无情火,又恐灾难弥漫烟。
棉兰:许菁裁唱和

炽热阳光四月天,皮肤肌肉受熬煎。人生多少不如意,壮志依然迈步前。
棉兰:寒松子唱和

印尼进入大旱季,赤道翡翠少淋雨。千岛椰林风不息,前人种树后辈居。
雅加达:王悦山唱和

赤道气湿热浪吹,环球变化世界危。失衡乱砍生灵灭,肆虐罪行人所为。
巴厘:意如香唱和

赤道之国旱季天,田园庄稼半枯煎。农夫心内如汤煮,挨饿灾荒在眼前。
万隆:文苗唱和

烈日炎炎似火烧,柏油马路被烘焦。高温肆虐民生苦,期盼凉风冷雨浇。
雅加达:苏歌唱和

极端热浪炎阳天,林火频发见黑烟。

绿化减排为上策,明天空气更新鲜。
万隆:陈星唱和

酷暑人流奔海边,衣著只留一小片。肥瘦黑白皆平等,弄潮嬉水乐翻天。
巴厘:容仙翁唱和

炎炎赤日汗淋漓,五谷水缺收获低。气候升温关键处,减排共挽危机时。
占碑:郭春明唱和

盛夏骄阳吐鲁天,烤炉侧伴忍熬煎。高原避暑无寒意,只缘山风不似前。
棉兰:黄升榕唱和

倦慵午睡地为床,后院鸡鸣扰梦乡。暑气催成三伏热,椰风拂送一分凉。群童赤膊游穷巷,冰卖坦然穿曲坊。日下田夫返夏种,边浇汗水急栽秧。
棉兰:敬古唱和

烈日炎炎酷热天,高温持续费熬煎。何时骤雨临空降,缓解旱情势当前。
巴厘:许巧云唱和

仲夏热烘赤道区,骄阳似火汗淋漓。充盈补给水份量,确保安康疾别离。
棉兰:雁儿唱和

酷热高温四月天,炎炎夏夜夜难眠。海滩消暑人潮拥,老少皆欢翠浪间。
棉兰:文平唱和

滚滚热浪袭人间,烤炙人畜苦难言。融化冰川海水涨,地球伤痕谁来填。
万隆:侯斐珍唱和

红彤烈日挂天边,闷热无风万物煎。茶水加冰相敬益,何时气候转凉焉。
北干:杨蕙芳唱和

融化冰川火热天,万年病菌复活全。太阳风暴熔钢铁,肉体灰飞烟灭煎。
北干:李庭葵唱和

关于华人抗争的编年史叙述 (3)

达拉查迪(DARADJADI)

据说,阿尔亚·芒古尼伽罗王子是巴古布沃诺二世最年长的哥哥,在其妻子去世后他想要再娶一位妻子。后来,他对在卡尔塔苏拉王宫表演的贝达雅(Bedayaya)舞者一见钟情。而这位名叫维纳斯玛拉(Wirasmara)的舞者有着华族血统,而且还是巴古布沃诺二世的妃子。这件事被名叫达努雷伽(Danureja)的马打兰大臣利用并加以政治化,他把这件事上报给国王,也就是巴古布沃诺二世,希望借此激起国王对阿尔亚·芒古尼伽罗王子的怒火。达努雷伽之所以要陷害阿尔亚·芒古尼伽罗王子,是因为阿尔亚·芒古尼伽罗王子曾公然表示要对抗东印度公司,而达努雷伽却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阵营。听到大臣的报告,巴古布沃诺二世勃然大怒,旋即要求荷兰东印度公司把他的哥哥流放到南非(Afrika Selatan)。后来,阿尔亚·芒古尼伽罗王子的儿子拉登·玛斯·赛益联合华人军队奋起反抗东印度公司,并且成功建立起政权,名为芒古尼伽兰城邦。

爪哇贵族和华族女子之间的通婚最著名的就是满者伯夷国王帕拉威查亚五世(Raja Majapahit Brawijaya V)与“中国公主”的联姻,他们生养了拉登·帕塔(Raden Patah),淡目伊斯兰王国的第一位国王。但是很多人认为,这场婚姻只是一个编造的神话故事,目的是使淡目王朝的政权合法化,因为爪哇人相信拉登·帕塔是华人后裔,中文名叫仁文(Jin Bun)。爪哇人和华族女人的关系随后在蒂博尼哥罗战争(Perang Diponegoro)时期(1825-1830年)

受到影响,因为蒂博尼哥罗王子禁止他的亲属和士兵娶华人女子为妻妾(Carey, 2012:728)。但是,被荷兰政府流放到安汶(Ambon)的梭罗国王巴古布沃诺六世(Pakubuwono VI)(1807-1849)并没有遵守这一禁令,他与一位郭姓(Kui/Kwee)华人女子相爱。

爪哇人对华人的看法

18世纪,在华人抗争发生之前,马来族、布吉族、淡比族(Tam-bi)、华族和欧洲各个族群已经在爪哇岛居住了。他们中的大部分居住在沿海地区,因为主要的生计是贸易。但是华族却例外,除了居住在沿海地区,华族还会住在爪哇传统文化浓厚的内陆地区。这导致相比起其它族群,爪哇人更熟悉

华人。根据史书中的资料,华人拥有以下特点:

知识渊博

华人是公认有学问的人。其中一部史书提到,华人军队在施班让的指导下成功制造出先进的装备去夺取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卡尔塔苏拉的堡垒。这一装备外形如轮式梯子,是用来包围堡垒的。爪哇和华人士兵爬上梯子并且射击躲藏在堡垒中的荷兰士兵。史书者认为,正是这一装备为爪哇-华人联合部队带来了胜利。

缺乏同理心

华人被描述成缺乏同理心。然而对于爪哇人来说,同理心是人的精神世界三个主要成分之一:创造、欲望与情感。上述价

值观蕴含在爪哇诗歌《爱之火》(Asmaradana)中,诗歌描绘了华人士兵操作属于马打兰王宫的甘尼雷霆大炮(Meriam Guntur Gani)的场景。当大炮瞄准东印度公司设在卡尔塔苏拉的堡垒时,马打兰士兵看到华人士兵往大炮里填充大量的火药。一名马打兰炮兵部队的士兵喊道:“兄弟(Encik),兄弟,你装太多火药了,份量不对啊!”华人士兵回答道:“闭嘴!你这瓜哇来的!你知道什么是战争啊!我们中国来的比你们懂得多!”后来这门大炮尾部爆炸并炸死了这些炮兵。直到现在,这门失去一截的大炮仍然保存在梭罗王宫,它现在有了一个新名字叫“断尾蜥蜴器”

(Kyai Kadal Buntung)。部分居民还会把这门大炮当作圣物朝拜,为它献上香烛和鲜花。

忠于友谊

《王官史》的作者用优美的语句描写了当华人军队将领施班让和陈信哥(编者新注:原文为Singseh,即“先生”,此乃是陈信哥的外号)听到他们的盟友诺托古苏莫大臣(Patih Notokusumo)被东印度公司逮捕后的反应。爪哇奇喃诗诗歌(Kinanthi)如此唱道:“施班让和陈信哥听到消息后怒气冲冲,他们热泪盈眶,并且摔碎了放在面前的茶壶。随后施班让说道:‘诺托古苏莫大臣啊,相信我们吧,就算中国人融化成水,他们也不会丢下您的,他们非常爱戴您,您为我们承受了苦难,我们会为您报仇的’”。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